

思想政治教育的德性探索：何以走进人

韩玉洁

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济南 250300

摘要：思想政治教育是培养人的工作，要做到的是使人成为人，使人成为合自己要求与合社会要求相统一的人，因此除了要向受教育者昭明社会价值体系以及社会规范的特定行为活动，更需要澄清或阐明的是受教育者的个人价值以及道德需求。这就要求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上推进思想政治教育，要回归到对人本身的关注，要看到人，既要看到其作为个人的个体性，也要看到其发展的全面性、能动性和实践性要求。

关键词：人的全面发展；现实的人；个体道德自觉

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是马克思一生的事业。而关于人，马克思反对孤立地、片面地、抽象地去看，更拒绝迁就式、背离式、束缚式地塑造。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原则和一贯立场，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要求。从历史的现实的角度出发，“以人为本”中的人，是既具有需求的个体性存在，又具有群体性特征的实在地生活于现实社会，并与人、与社会、与自然发生现实联系的人。从存在论角度讲，人以外的世界承载了人的存在与发展，因而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应从社会生活的思想实际出发；从价值论角度看，人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所在，也是思想教育的最终回归处，因而应拒绝“目中无人”式地教育，要看到人。看到人，从价值观层面讲，就是要关注到人的发展的个体性、全面性，这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价值起点。从动力机制分析，看到人就是要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实践性，这是动力层面的问题。

一、在价值取向上强调看到人的个体性

对人的个体性的关注可以缘起于古希腊时期，在苏格拉底看来，人只有对自身的认识，才能获得善的知识，也才能以此审视自己的灵魂，审视自己的生活，这种审视本身也是走向自我的认识。人对世界的善有追求，对自己的灵魂有改善，对生活有责任，才能成为一个道德主体。苏格拉底哲学世界中的道德主体是发现自己个性与需求的主体，强调的是自我认识的回归。这种善的认识与追求在中世纪基督教主义者的维护下遭到了挫折。以奥古斯丁、马丁路德等为代表的哲学家则将人的个体性的价值置于上帝的视角之下。人的价值来源于上帝的

安排，人的价值也应该合于上帝的要求。幸而，这种偏离人的本质的价值追求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到了回归与重申，卢梭不仅合理预见封建制度的灭亡，更通过人人平等价值呼唤将人们从基督教统治下的人性压抑解放出来。思想政治教育一直强调对人的关注，但是这种关注在价值取向上更多的是对人的社会价值的关注与实现，这就将思想政治教育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人为地对立起来。究其原因，主要是对人的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关系明晰度不够。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都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价值目标，个人价值不应当也不能在社会价值面前做出不必要的让步与牺牲。需要指明的是，被教育者的利益与实现也是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目标追求。思想政治教育有时不需要以社会道义去争取个人利益的妥协和让步，而应该关注的应是受教育者的道德认可与价值行动，这直接切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因此，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应更多地理解人、尊重人、信任人、关心人，培养人的独立个性和创造精神，并切实反对只把人看成某种“手段”，而不注重“合目的性”的偏离人的教育。

二、在教育内容上要看到人的发展的全面性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适应人的需要产生和发展的社会文化现象，在其价值旨归上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发展思想，未来我们必将建立的是共产主义社会，而这种社会得以建立的根基就是由个人的全面发展而构成的每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矛盾动力机制来看，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人与人的矛盾、人与社会的矛盾的解决，都依赖于受教育者个人道德素质的提高，依赖于个体善的追求与提高。事实上，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培养人这一点上，教育家和哲学家们都肯定人的善的培养的基础作用。“柏拉图认为德性和智慧才是人生的真幸福”^[1]，且肯定教育对人

作者简介：韩玉洁（1996-），女，汉族，山东省潍坊人，硕士研究生，单位：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研究方向：思想道德教育。

善性的塑造作用,“教育是一个诗人的心灵上升的过程,它要促进人的心灵一直上升,最后达到最高的善。”^[2]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类活动的目的就是追求善,而对善的追求是合乎。“最大的幸福也就是最高的善”,“幸福是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3]人的德性的自我实现与最高善的追求是一致的,与个人的全面发展也是一致的。在康德那里,德性被誉为最高的善,道德教育或者说德性教育,其最终目的就是达到最高的善。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全面发展的人与其最高的或者说至善在终极意义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追求人的道德的完美化,当然这种完美只有在理想的社会条件下才是成立的,任何不完整社会要素都会破坏这种完美性。

三、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方法上要看到人的能动性

就当下的教育任务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应具有问题导向性,应关注到人与社会矛盾的存在,且应以社会法律规范以及道德伦理规范普遍为人所信守为塑造人的社会目标。从这一点上分析,思想政治教育的源起性动力还是人本身——人的能动性。首先,能动性源于人性的本真——即对人性的守护。“和其他动物比起来,人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具有善与恶,公正与不公正以及诸如此类的感觉。”^[4]从道德的生成过程来看,人的存在就是道德的存在,人的德性养成过程就是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生成过程。人的生存发展需要道德去平衡缓解,同样,道德的发展也要求人养成善的行为。道德使人成为一种存在,使人主动地把自己以及世界作为对象去考量,它“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地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5]。道德教育的本真就是使人自觉成为人。其次,能动性生成于人的社会生活的改善与提高。发端于受教育者本真的能动性,在其现实社会生活的依据不外乎使解决人与社会以及人之间的现实矛盾。对本真或者说人性的追求是人的教育源起性动力,而社会生活实际问题的解决则是现实层面的动力,二者内在地生成了受教育者的主动性。就整个教育过程而言,受教育者接受教育的方式不仅仅是外部规范性的教育,也包含由于社会的需求或者社会生存压迫所造成的能动性的道德知识索求。再者,能动性的内部动力是自我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求之应然的社会性活动,其得以成立的内部动力因素应该是受教育者的善心。受教育者做出的符合自身以及社会发展要求的行为或者说有利于社会以及他人的行为,都发端于善心,这种善心是从受教育者内心出发,经过理性思考而得出的,其中还包含着对于应当之事与不应当之事的认同与反思。

四、在教育效果上要看到人的实践性

思想政治教育的由应然转化为实然的可行性源自于实践,就像康德说的那样:“道德教育的第一要务是确立一种品格,即按照准则来行动的能力。”^[6]在康德看来,德性的培养要经过自然性培养和道德性培养,这是德性的生成方式,也是验证、表达和实现受教育者自身德性的重要方式。首先,作为受教育者内心的启发机制,善心只有必通过外在的德行才能加以表达和实现。在先秦儒家的道德体系中,良好的国家运行系统应是倡导“仁”和“礼”的,其中“仁”在此就是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体系,其经过教育过程转化为受教育者内心的信念与行为准则。而“礼”,发端于周朝,被先秦儒家奉为至高准则,它以家庭伦理规范为起点辐射至国家天下,实质上是“仁”的外化,也就是“仁”的实践,“礼”的践行尺度决定了“仁”的外化节度。其次,就受教育者的德性和德行的转化程度而言,实践起着直接作用。德性和德行的转化有时并不是完全统一的状态。德性是人对于自身以及社会事件应当的判断和信则,但在具体的转化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和阻碍。受教育者德行的发出不仅要考虑其内心的信念与准则,而且会考量对于社会和他人影响以及此行为所信奉的价值观被社会所接纳的程度。行为与社会道德体系交集的部分往往能激发受教育者的实践。最后,受教育者的德性实现程度要依赖于实践的检验。就前者所说,德性与德行有时并不是统一的实现,考察德性到德行的转化不仅要关注到行为者的行为启动这一过程,同样也应考察其行为的后果以及实现程度。应然之理到必然之理的转化不仅仅要依赖对应然的把握,还需要对必然的预判以及对意外之事的准备和防范。

参考文献:

- [1]唐凯麟,舒远招,向玉乔等著:西方伦理学流派概要[M].湖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0.
- [2]唐凯麟,舒远招,向玉乔等著:西方伦理学流派概要[M].湖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0.
- [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苗力田译:尼各马可伦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89.
- [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颜一等译:政治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4.
-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9.
- [6]康德,赵鹏,何兆武译:论教育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95.